

完全版

千神劫

第七卷

千神劫

風雲

九霄龍吟

一遇風雲便化

金麟堂是池中



马荣成 著

远方出版社

風雲

⑦

千神劫

马荣成 著

远方出版社

内容简介

天下会附近出现了一个和步惊云一样长相的人，使步惊云记起失去记忆的一些事。那人引诱步惊云和聂风到西湖寻找雪缘。步惊云遇神母，得知唯有得到“神”死后遗留在尸体内的“移天神决”真元，才能救活雪缘，便冒死赴九寨沟大雪山搜寻真元。

谁知这正是那个长得和步惊云一样的人——神行太保的阴谋所在。因为遗留在“神”的尸体内的“移天神决”真元，只有练有无极摩河内力的人才能取出。于是，阴谋、这杀、拼抢……就随着步惊云赴川北大雪山而展开了。

但这个阴谋还只是冰山一角，更大的阴谋是控制“千神劫”。何为“千神劫”？神族为什么要隐瞒这个天大的秘密？神行太保玩尽一切阴谋欲掌握“千神劫”又欲何为？步惊云、聂风、神母、雪缘……又能否打败和“神”一样强大的替身神行太保，而消除千神劫？步惊云与雪缘又能否再续前缘？

主要人物表

(以出场先后为序)

神行太保——步惊云幻身、其真实身份是神族掌门“神”的替身，拼得欲夺“移天神决”真元，欲霸神州。

步惊云——记起与雪缘的前缘，赴西湖寻真爱，为命格所限，处处遗憾……。

聂风——风云风云，寸步不离。

神母——神族中的智者仁者。

雪缘——即本书中的小青。

神将——被“神”封闭在冰柱中的神将，解脱后被神行太保控制。喂以兽丸，但对雪缘的“爱”却未泯灭，死于迷乱之中。

目 录

第一章	惊 现	(1)
第二章	神之刀	(29)
第三章	寻 缘	(47)
第四章	探雷锋	(71)
第五章	缘生缘灭	(87)
第六章	梦 会	(107)
第七章	锁 神	(113)
第八章	雪 异	(148)
第九章	九转宿敌	(159)

第十章	只为说一句话	(175)
第十一章	试 神	(193)
第十二章	神死之谜	(213)
第十三章	神天之极	(233)
第十四章	情人的感觉	(255)
第十五章	半生人	(271)
第十六章	回 光	(287)
第十七章	石 奴	(305)
第十八章	千神齐哭	(320)
第十九章	天地玄空	(338)
第二十章	我心不死	(368)

第一章 惊 现

人比庙老。

人，是一个正手牵着一个八岁小男孩摸黑上香的老婆婆。

庙，却是这个老婆婆正要和小男孩一起步进的——“慈隆庙”！

一切一切，

都是由这座慈隆庙内的一炷“清香”开始……

慈隆庙确实并不太老，算起来，还比老婆婆手牵的八岁男孩，犹要年轻一岁，只因此庙仅于七年之前建成。

故此，慈隆庙虽然细小而简陋，却并非是一座“古”庙，而且它建于天山脚下的其中一条小村村口，位置不算偏僻，所以在白天，也有不少善信前来参神许愿。

奇怪的是，此时正是夜深何以一个比慈隆庙更老的老婆婆，会和一个八岁男孩前来此庙，就连那个八岁男孩，也不由问那个老婆婆道：

“婆婆，这里漆黑得很！你为什么在三晚半夜带小信来这里啊这庙在晚上看来很恐怖呀！”

那老婆婆一而将那男孩牵进慈隆庙的细小内园，一面答：

“嘘！小孩子另要瞎扯！这里是神佛的地方，又怎会恐怖呢？小信，我的好孙儿，你这样说可真会触怒神灵的！”

触怒神灵？如果神佛会因小孩的一句无知说话而动怒，那就根本不配称神称佛了！

可是这老婆婆就和神州无数苍主一样，对神佛既敬且“畏”，绝不敢对神佛说半句污言妄语，她又续说下去：

“小信，你可知道，婆婆在夜半带你来这里，是为了你好？”

“婆婆，小信不明白啊！你佬是为了小信好？”

老婆婆一面与他前行，一面耐心解释：

“是这样的！你记否今日是你的生辰，邻家的玉嫂告诉我，若谁在自己生辰之夜前来此慈隆庙，向神上香许愿，所许的愿便一定会实现，所以婆婆才会在夜半带你前来许愿。”

“那，婆婆你到底要小信许什么愿啊？”

“这个用问当然是希望你自已长大后能够聪明长进，早日成家立定室，开枝散叶了！”老婆婆说时还异常疼惜的轻抚小信的小脑儿。

这就是神州老百姓们经常向神的向佛所许的心愿，总是离不了后人子孙们的幸福，也都不过哪些，可是，小信听后却摇头嚷道：

“不！小信不要许这个愿！小信要许另一个愿！”

“小信，你又来顽皮了！告诉婆婆，你要许什么愿？”

小信定定看着他的婆婆，道：

“我要向神许愿，希望婆婆能长命百岁，就像家时的老龟那样长命，好让小信长大后能敬养婆婆，孝顺婆婆！”

童言无忌，童言更永远是最真心之言！老婆婆骤听自己孙儿如此孝顺，当下只感到鼻子一酸，两行老泪差点便要掉了下来，可是又不想在自己孙儿面前老泪纵横，惟有强忍住开心的眼泪，道：

“小信真乖！婆婆知道你很疼我！但，婆婆确实很老了！只怕真的……等不及我来养哪！小信若想婆婆开心，一会在神前可要先为自己将来能成家立室而许愿，才再为婆婆许愿吧！”

小信虽不明何以他的婆婆硬要他称为自己许愿，惟亦不想太违逆婆婆的说话，只好点头，面此时这两婆孙已穿过慈隆庙内园，进入园内。

然而甫进庙内，小信婆孙方才发觉，原来他俩并不是今夜唯一前来向神许愿的人！

在庙内的神案之上，竟然早已上了一炷清香！

到底是谁，会比这两婆孙更急切……

向神上香祈愿？

店内一片黯黑，相信庙祝也早已归家就寝去了，听说此庙的庙祝就居于附近，从不在庙内睡觉。

所以婆婆乍见案上正烧着香，更深信此香并非庙祝所上，而是另一个不惜夜半前来上香——有心人！

而小信婆孙亦很快发现这个“有心人”，只因他俩已瞥见在神案左畔的一个小窗之前，正有一条人影在凭窗眺看窗外明月！

显而易见，这个“有心人”在上香之后还未有即时离开。

那是一条相当魁梧高大的男子身影，身上还披着一袭墨黑的斗篷，可惜这男子一直背向小信婆孙，老婆婆一时之间还没能看见他的容貌，她不由礼貌的道：

“对不起，真想不到竟有人比我们还要早来上香！我们两婆孙打扰了你，实在抱歉得很！”

那男人骤闻此语，却居然未有回头，只是淡然的道：

“婆婆，你又何须道歉？你和你的孙子若上香祈愿，便请自便好了。”

啊？这男人头也不回，竟然已听出与老婆婆同行的是一个小男孩？这是何等惊人的本事？但更令老婆婆感到惊奇的是这个男人的声音！

“他”的声音，听来竟隐隐蕴含一种神秘而又迷离的魅力，然而，语调却又绝不冷酷，且还相当温暖，只是在温暖之中，却又依稀似有一丝哀伤。

老婆婆想不到世上会有人的声音，可以这样神秘温暖却又哀伤，复又纳闷的问：

“这位大哥，已经这样夜深了，你还要前来上香，想必你早已听说若在生辰前来此庙上香，便会如愿以偿的传言！今夜准是你的生辰无疑！只是，请恕老身好奇一问，你声音之中何以似有哀伤？向神许愿本是一件开心的事，你，为何竟会这样哀伤？”

“因为”那男人仍是未有回头，只是缓缓的答：

“我，和我刚过门的妻子失散了，我很想念她，便在神前许愿，希望早日能再见她，更希望她在没有我在身边呵护的日子，能够平

平安安……”

“啊？你…和你的妻子失散了？”老婆婆听至这里陡地一怔，问：

“好……可怜呀！唉，老天爷怎么从不放过我们这些老百姓呢？这位大哥，你和你爱妻已失散多久了？”

“很久，很久了。”那男人又徐你的答，语气中不无感慨：

“久远得仿佛已是‘前生’的事，久远得我甚至已让不起姓唤作什么名字，我只依稀记得，我俩在别离之时，她……已有一头银白的长发……”

老婆婆闻言又是一愣！听眼前男人的声音，也只不过二十上下年纪，他的妻子也顶多是二十岁吧？这样年轻的女孩便已一头白发？

一旁的小信，一直静静听着的婆婆与这神秘男人的对话，此时也不禁好奇问：

“婆婆，这个哥哥的妻子为什么会未老先白发的，是不是姓因为爱他爱到头也白了哪？…

小信虽然人细鬼大，但此言一出，那男人似是受到一阵深深震动……

是的！曾经在前生，曾经在你无法记起的从前……

姓曾因为爱他，受得牺牲了自己，是后只空余一句饮恨……

未老红颜头先白！

老婆婆为怕自己孙儿再行失言，连忙轻按小信的小嘴，道：

“小信乖！这些大人们的事，小孩子又怎会明白，你还是快在案上找个火摺子，烧香祈愿吧！”说着又回首看了那身披斗篷的男人一眼，赔笑道：

“童言无忌！小孩子少不更事，原乱说话，这位大哥请莫见怪！”

老婆婆虽然忙赔不是，惟那男人却依旧一片沉默，似是已为适才小信的一句说话，而陷于无边思忆之中！

然而，他并没有思忆多久，因为，在打火摺子的小仿，忽地“啊”

的惊呼一声，登时划破了此庙夜来的无限宁静！

老婆婆连忙趋前问小信道：

“小信，你为何突然大呼小叫，这样对神佛很不敬的！”

但见小信的嘴巴张得老大，指着神龛上的神像，瞠目结舌的嚷道：

“婆……婆，你……见不……见……神龛上的……神惊”它……它……”

“它……竟然在……”

“流……”

“泪”？

什么？神像竟在流泪？老婆婆连忙顺着小信的目光，朝神龛上的神像看去。

果然！赫见多漆的神像双目之下，竟然淌着……

两行晶莹的眼泪、

眼前情景像异非常，难道神像也为了那男人适才在伤叹与妻别离之痛，而悲痛得哀伤落泪？

当然不！因为就在婆婆看见神像面上的两行眼泪之际，她苍老的脸上，竟像猝地记起什么似的，但见她也无限震惊的瞪着案上神像，若断若续的沉吟道：

“神……之泪？真神……眼泪？”

“人间……多劫，

无潜心……千神，

千……神齐哭。

万……里……同……亡！”

“啊……？想……不到，这句已流传了……破百年的传说是……真的？我……小时候从老村民口中……所听的这个……传说……竟是真的？神惊……真的会……流出眼……泪？那……那……”

“岂非……万里神州的大劫……快将来？”

“一场……千神浩劫真的会降临？”

“天……啊！这……将会是一个怎样可怕的……”

“人间浩劫？”

势难料到，迄今处事自若的老婆婆，竟会因两行“神泪”而陷震失常！听她那悉若断若续的说话，神秘男子与小信似乎已逐渐明白，老一辈的村民一定曾有一个很可怕的传说，只要……

神州如千个神像齐哭，
万里神州苍生便要同亡！

然而，好端端的一个神像，为何会蓦然离奇地流出眼泪？难道真的是神像为预见神州的浩劫崎岖显灵落泪？抑或，还有另一些不为人知的原因？

已经不能再传了！因为就在老婆婆发现神像眼泪的同时，慈隆庙外，霍地传来阵阵“隆”然巨响！这阵巨响是……

“啊？”小信忽地紧紧抱着他的婆婆像呼：

“婆…婆！这…阵…是什么响声啊？好可怕呀！好像天也要塌…来下了哪！”

是的！快塌下来了！快要塌下来了，不过塌下来的并非苍天！而是……

庙顶！

赫听又是一声“轰”然巨响！整个庙顶霍地爆开，重重向在下的小信婆孙及那神秘男子塌下，而庙顶所以突然崩塌，原来会因为……

一道滔天巨浪已冲破庙顶，涌了进来！

天！想不到在未知神州其他神像有否同哭之时，仅是一神之泪，便已为此庙带来了一场——劫？

那若真的千神齐哭，是否真的会——

万里同亡？

变生肘腋！老婆婆登时似已明白是什么事，当场失声离呼：

“啊……？是……浪？天啊！一定是……昨天村口所修的长堤……又再崩了！”

无论是因长堤猝崩，抑或真的是“神之泪”所带来的巧合灾难，小信婆孙此刻在庙内简直如瓮中这鳖，根本无任何逃生的可能及余地！

然而，幸好他们两婆孙今晚的运气还真的不太差！

因为他们今晚有幸遇上一个本来“绝不可能”会出现于此庙的人——

就是那个为妻祈愿的——他！

就在巨浪与庙顶快要压着小信婆孙的千钧一发间，那男人身上的斗篷遽地一扬！

但听“蓬”的一声巨响！那男人赫以轻如鸿毛的斗篷，硬生生将重如万手的巨浪及庙顶扫开，接着更突然抢前、一手挟着小信婆孙，整个人如一道霹雳雷霆一般……

飞出慈隆庙！

势难料到！这男子仅以一袭斗篷，便可拨转风浪，更可翻天覆地。

他，到底是谁？

“轰隆”一声！本已细小的慈隆庙在巨浪冲击之下，终于整座崩塌！然而小信婆孙却已逃过大难，闪电间已被那男人带到附近一个较高的山头，安然着地！

两婆死里逃生，当场吁了口气，随即极目一望，只见远处村口的长堤正真的已崩塌，村口一带已沦为泽国。

究竟是否因神像落泪而预示了这劫的征兆？抑或纯是巧合？小信婆孙不得而知！不过，那修为像人的男人救了像俩，却是不争事实！老婆婆当下千多谢万多谢的对他道：

“多谢这位大哥！多谢这位大哥！老身与小孙儿真不知该如何感激！”

那男人虽是救了他们，在首地时却仍然是背向小信婆孙，他只是轻描淡写的答：

“凡事有因，才先有果！婆婆平素可能多行善事，今日才得逃此劫！既然是自己所积的德，又何必言谢？”

他婉拒得相当得体、有礼，老婆婆一时之间也不知该如何再搭腔下去，惟是，有一件事，她还是不得不问：

“得人深恩千年记！这位大哥，请问你高姓大名？”

那男人乍听老婆婆如此一问，当下一愣，似是对自己的名字想了又想，终于，他蓦然如梦初醒的道：

“我，不似连妻子的名字也忘了，连差点忘了自己的名字！还好！总算给我记起自己叫什么了！我记得，我曾有两个名字，其中一个，唤作……”

“阿铁！”

什么？阿……铁，那……他是……？

男人说到这里语音稍顿，复再一字一字的续说下去：

“而另一个名字，好像唤作……”

“步！”

“惊！”“云！”

天！他是……

步？惊？云？

老婆婆闻言当场呆住了！恍如听见死亡已降临眼前一样！而小信则更怕得“哇”的一声嚎啕大哭起来！

只因为，小信婆孙居于天山下的小村一带，虽从未见过步惊云的容貌，惟早已风闻他是一代大帮雄霸的第二入室弟子，更是江湖人见人怕的——不哭死神！

而就在惟俩婆孙怔忡之间，更教他两震惊的事接踵而来！缘子那男人在吐出自己唤人步惊云后，亦同时缓缓回转头来！

小信婆孙终于看信楚这个江湖人闻名丧胆的死神真面目，然而……

啊？不看犹可，一看之下，两婆孙更是目瞪口呆！而为传说中的死神步惊云之脸，不但横眉怒目，更永远冰冷无情，且有传言说步惊云曾横眼一望，便将一个村民活活吓毙！

似，眼前这个男人，虽然和传说中的步惊云一样身差墨黑斗篷，却是一脸俊朗，且一双深邃的眼续略带迷惘和哀伤，最重要的，是他的嘴角挂着一丝苦笑，像，一点也不冰冷！甚至他说情的语气亦毫不冰冷！

试问一个绝不冰冷的步惊云，怎可能是传说中的不哭死神

——步惊云？

惟是，老婆婆看着眼前男人脸上的挚诚神色，却又不似在说谎，那他为何又要自称是人神庞妖皆惊的步惊云？且还自称有另我一个名字——阿铁？

这到底是什么回事？

难道，这个世上，有两个截然不同的人，都是唤作——步？惊？云？

这件迷离的事，只是一切迷离怪事的开端，更扑朔迷离的事。

还在后头……

第二件迷离的事，却是发生在——

聂风身上！

那是断浪逃往塞外六个月后的一个炎炎夏日。

那天虽是初夏，可是聂风的心却犹处于冬天，他仍然无法忘记断浪为成全玉三却与玉儿，成为天下公敌的那个“冬天”，他犹无法忘记断浪到了最后，为了不想聂风这个大哥失望，发誓不再惊狗般向雄霸屈服的决心！

那天，聂风一直都为记挂断浪在塞外会否受苦而纳闷，终于再也抵不了这股纳闷，决定往天下的天荫城内跑跑，希望可以暂时忘掉这股纳闷的感觉。

可是抵达天荫城的市集，聂风反而又感到后悔起来，原来人多聚集的地方固然热闹繁华，惟是“冠盖满京华”，更显得聂风“斯人独憔悴”……

他蓦地感到，原来有时候热闹比纳闷更可怕，正想离开，谁知就在此时……

他忽然听一个声音！

他当场止步。

市集上行人如鲫，嘈吵喧哗，又岂止仅有一个声音？聂风却在听这个声音之后即时顿足，只因为这个声音……

是一个他相当熟悉的声音！

步惊云的声音！

而且这个步惊云的声音，更在说着一句令聂风相当震惊的话：

“老板，请给我剪两匹那白绢。”

“我的妻子，向来都喜欢素白。”

“到我再见她时，她一定会相当高兴。”

妻子？素白？

本来，即使是在市集上碰见他的云都兄，聂风亦不足为奇，奇就奇在，他无意中听见的这个步惊云声音，居然在买白绢送给妻子！他的云师兄，何时曾经娶妻？

有的！聂风猝地记起来了：

“啊……？我……记起来了！在西湖的时候，云都兄曾真的……与雪缘姑娘成亲，雪缘姑娘……也可以说是一个喜欢素白的妻子，但……？难道……难道……”

聂风陡地心头一颤，心想步惊云会否记起前事？但，他曾服下五颗忘情，绝不该会记起前事，聂风哪些一想，即时再收摄心神，动用他的“冰心诀”，欲在这个繁华的市集内，追寻适和这个与步惊云相同的声音，究竟是从何处何方传来？

不消刹那，聂风遽地左耳一动，他已即时听出，那个熟悉的声音，就传自他左方二十丈开外的一个卖布摊子！

他随即斜目一挑，接着……

他赫然发现，那个卖布摊子这前，正姑着一条他也熟悉的背影！

天啊！

那真的是……

步惊云的背影！

不错！聂风一眼便已认出那是步惊云的背影！缘于那人不但身披墨黑斗篷，还有那一头的散发，那宽阔壮硕的双肩，都与他的云师兄无异！

甚至适才吸引聂风注意的声音，也是步惊云的声音！

唯一的不同，便是这个声音一点也不冰冷，相反，听来更有丝丝浓浓情暖意。

这个与步惊云背影一样、声音一样、只有语气不同的汉子，会否真的就是步惊云？聂风猝地好奇起来，正想步近那人找出真相，谁知……

正当他步近的时候，那条人影原来已经付了银两给布摊摊主，他拿着刚买的白绢，一个转身，便已步入布摊旁的一条小胡同！

聂风当场一怔，心专决不能失此人踪影，一个箭步，便已飞掠二十丈，直抵胡同之口穷追，谁料甫抵胡同口，方才发觉，这条原来并不是一条：“死”胡同！

这是一条只有十尺长的短胡同，胡同彼端，更通向市集的另一边，而那个人，似乎已经穿过胡同，到达市集另一边了，因为聂风并没在胡同内发现他的踪影。

不由分说，聂风连忙追出胡同，到达市集的另一边，可是……

只见那边市集一片黑压压的茫茫人海，那条人影，已经在人潮之中消失了！

聂风不免有点泄气，始终还是无法证实适才那人是他的云师兄，然而，他亦有另一套的想法。

“这个世上有那么多人，即使是声音相像、背影相像，也并不表示刚才那人一定是……云师兄！也许真的是‘声有相似，影有相同’罢了！除非能够真的看见适才那人的容貌吧！也许，那人刚才若回过头来，可能会是另一个人亦未可料……”

这样一想，聂风益觉那人应不会是步惊云，然而不是有少许忐忑，心中不断在反复思量：

“虽然刚才那人未必会是云师兄，但……他的声音，他的背影，甚至他的装束亦与云师兄发有两样，这名汉子又会是何方神圣？”

“他，是谁？”

聂风这个疑问并没存疑多久。

因为……

第三件迷离的事，又发生了！

天山之上的天下会，永远都是那么庄严、肃穆。

无论是一年四季，春夏秋冬，天下会都只得一个——